

张孟良◎著

張孟良文集

第四卷

沽城荡寇



花山文艺出版社

本书列入
廊坊文艺成果精品出版工程
本书由
廊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资助出版



ISBN 978-7-80755-440-0



9 787807 554400 >

定价：300元（全八卷）

沾城荡寇

《张孟良文集》第四卷

主编：董春霖 副主编：张中吉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孟良文集. 第4卷 / 张孟良著; 董春霖, 张中吉主编.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55-440-0

I. 张… II. ①张… ②董… ③张… III. ①张孟良—文集
②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4435号

书 名: **张孟良文集** (全八卷)
著 者: 张孟良
主 编: 董春霖
副 主 编: 张中吉

策划统筹: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刘红哲
康董康 贾 伟
李 鸥

特约编辑: 张建丽 赵玉洁
赵 青 刘继东

封面题字: 张孟良

肖像摄影: 孙德民

装帧设计: 廊坊大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圣仁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35 / 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廊坊市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字 数: 2500千字

印 张: 103.625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55-440-0

定 价: 30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画卷

——写在《张孟良文集》出版之际

董春霖

八卷本的《张孟良文集》在作者已届八旬高龄的时候问世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能够帮助张孟良先生完成这一人生夙愿深感荣幸，其间经历的一些事也是令人难忘的。

实在说，我没有资格来为《张孟良文集》作序。张孟良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历经几十年的创作路程，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而我只是一个晚辈，一个普通读者。促使我敢于动笔的原因，还要从我与张老相识谈起。

我与张孟良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我调到廊坊市文联工作以后。因张老是在原廊坊地区文联副主席（主持工作）的岗位上离休的，离休后回到静海县老家安度晚年，这样每年春节我们都要驱车去静海慰问张老。记得是去年夏天，我偶然接到张老打来的电话，表达了想出版文集的愿望，作为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并想得到文联的帮助和支持。我听后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一件好事，很有价值。我与同事们商议此事，当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都感到文集的出版对张老本人、对廊坊乃至全国文学界都是一件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的大事。其一，张老的文学成就自不待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地，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成名之作《儿女风尘记》在全国影响很大，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作品之一，曾影响教育了一代人；其二，张老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生活底子厚实，创作态度严肃，六十年笔耕不辍，不断有佳作问世，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确属少见，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其三，张老是廊坊文联的第一代领导者，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廊坊期间创作完成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完成这项事业。

大约在2007年9月间，我与同事范丽婷、张中吉、刘京文等专程到静海义渡口村张老的家中，商议编书的事。张老把他保存整理好的书稿、图片等资料全拿了出来。望着他那深邃的目光，使我们深感相托之重。临走时，张老提出由我给文集写篇序，且言辞恳切。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却不敢应承。我说，我们几位只是帮助您编辑出版，做好服务性工作，序言由您自己写最合适，您把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每部书的创作背景都写出来，放在卷首，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也是文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老觉得有理，但仍坚持要我写序，他写后记；并说，你就不要推辞了，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个文集也出版不了，不要考虑资格什么的，你写最合适。话已至此，我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

我知道张孟良先生的名字很早。1978年，我从大厂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记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提到了张孟良所著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儿女风尘记》，一部是《三辈子》。当时我并不知道作家就在廊坊工作。这两部书当时都看了，而且印象非常深。特别是《三辈子》，看了不止一遍，书中的人物、情节深深地吸

引了我。扛长活的三辈儿的正直倔强，母亲的含辛茹苦，小娥的贤惠和悲苦，老地主曹秃子的阴险狡诈，老尼姑的贪财苛毒等等，以及书中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仍历历在目。我想，一部好的作品一经阅读，那记忆就变成了永远。就像著名作家吴伯箫在散文《歌声》中所说的，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永久的。只是当时读这些作品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年龄尚小，还不能完全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

在编辑《张孟良文集》的过程中，我又重读了这两部书。灯下翻阅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稿，在寂静的夜晚体味二十多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特别是那些木刻版的插图，都备感亲切。《儿女风尘记》是张孟良先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成名之作，那是旧中国劳动人民辛酸悲苦的真实写照。从张天保一家人被生活所迫，辗转流落到静海运河之边安身，到闺女被骗沦为妓女惨死异乡；从天保告状到母亲悲愤自杀；从天保告状不成反被陷害下了大狱，到小马流落到救济院，受尽折磨和凌辱，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是旧中国黑暗中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对光明的向往。读后使我自然联想到画家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也联想到王式廓先生未完成的作品《血衣》。感人的文字一如感人的画作，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真善美的聚焦，而张孟良先生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画卷。

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张孟良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从他第一个创作高峰而产生的《儿女风尘记》和《三辈儿》看，作家对所描写的时代、人物、景物是那样的熟悉，细节刻画是那样的真切。他所

塑造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性格各异、有血有肉的群像，他们的悲苦遭遇，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正直善良，都表现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我想，没有对那个社会真切的体验，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没有对劳苦大众深切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优秀之作的。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见，自古悲愤出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前不久我偶遇一位中国作协《诗刊》社的编辑，自然谈起我们正在编辑《张孟良文集》一事：她说：我从小就知道张孟良，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读《儿女风尘记》，我们几个孩子都感动得哭了。以她的年龄推断，那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张老的作品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大。继《儿女风尘记》、《三辈子》之后，张老又相继写出了《血溅津门》、《洼淀烽烟》、《活城荡寇》、《义霸争雄传》、《红军的儿女》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迎来了他一生创作的又一高峰，从而更加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地位。特别是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溅津门》，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好评，大家争相传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更是反响强烈，妇孺皆知。

张孟良先生以写长篇小说见长。他的作品语言质朴无华，极富个性，人物刻画生动深刻，细节描写真切感人，看后就很难忘怀。他所塑造的那些可亲可爱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活在广大读者心中。张老的成功来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来源于他那善良正直的胸怀，当然也来源于他几十年艰辛的努力。纵观其创作全貌，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学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树高千尺在根深，他所走的是一

条植根生活沃土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这也正是目前一切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最应该思考和学习的。张孟良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长者，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祖籍虽不在廊坊，但解放以后，他长期工作在廊坊，与廊坊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廊坊培养了众多的文学人才。他的文学成就既是全国的，也是廊坊的。从这一点上说，廊坊应该感谢他。

张孟良先生的晚年生活很丰实，除了写作，还擅长笔墨丹青。两年前，我参加了张老的一次个人书画展，感受到了老作家才华横溢的另一个方面。“老树着花无丑枝”，张老的写意花鸟画就像他的文章，拙朴苍劲，气韵生动。据专家评论，张老的中国画很有水准，深得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笔意。

现在《张孟良文集》出版在即，我谨代表廊坊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集出版表示祝贺，并真诚祝愿张老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008年春于廊坊市文联

目 录

第一章 真假夫妻	1
第二章 遭遇战	14
第三章 突围	25
第四章 打鬼	36
第五章 使命	46
第六章 “000” 1号注射液	57
第七章 袁家大院	65
第八章 地下联络站	73
第九章 祝贺	85
第十章 魔窟	94
第十一章 瓮中捉鳖	105
第十二章 许诺	114
第十三章 密筒	124
第十四章 神秘的电波	137
第十五章 出击	149
第十六章 地道	163
第十七章 川岛别墅	174
第十八章 山口一雄	190
第十九章 习艺所监狱	206

第二十章 不速之客	220
第二十一章 救济院	233
第二十二章 刺客	245
第二十三章 战斗打响以后	259
第二十四章 神出鬼没	274
第二十五章 出奇制胜	288
第二十六章 跃马纵横	301
第二十七章 魔鬼的挣扎	316
第二十八章 袁各庄的喜庆	330
第二十九章 往事	343
第三十章 追逐	358
第三十一章 打狗	367
第三十二章 二力和翠儿	381
第三十三章 兵临城下	398
第三十四章 大闹静海城	415
第三十五章 “向我们共同的敌人复仇！”	430
第三十六章 家法	444
第三十七章 “李香兰”演唱会	458
第三十八章 毁灭	472
第三十九章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480
附录一 书后赘语	张孟良 485
附录二 感谢谢国祥、刘书申二同志	张孟良 487
附录三 期待	刘书申 490
后记	492

第一章 真假夫妻

在《血溅津门》一书收尾的时候，写到中共津郊临时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郝明，带领队员去袁文会公馆营救我党地工人员李园丽。

话说郝明和曹国荣、董小泉等人化装成卖吃食的小贩，绕到袁文会公馆后门，队员侯国悦把袁家大门前面的灵堂、经棚点起大火，霎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铁血队的特务和伪军，立刻炸了窝，打入铁血队的地下工作者王新培和地下联络站的联络员、滨海楼饭庄的掌柜陈公甫为内应，趁着这阵混乱，把郝明等人接进袁家后院。郝明让侯国悦带领十几名队员埋伏在假山下面，然后王新培和陈公甫把郝明带引到假山上面，用匕首刺死了看押李园丽的甄世熊等三名特务，郝明从甄世熊腰里搜出钥匙，打开书房的门锁，待他跃进书房注目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被关押在里面的乃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疯姑。夫妻相见，百感交集。悲欢离合，苦辣酸甜，风雨血泪，刀光剑影，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一齐涌上心头，一时竟然全都说不出话来。

此时，王新培、陈公甫、曹国荣和董小泉也无不拊掌叹息，感慨万端。本应让他们多叙离别之情，怎奈情况紧迫，时间不许耽搁，王新培急忙说道：“郝队长，这里乃是龙潭虎穴，四周遍布日伪军警宪特，一旦被敌人发觉就走不脱了。按上级的决定，你们马上快走，由我来掩护。”

夫妻两人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郝明这条钢铁般的硬汉子猛

然从感情的梦境中惊醒过来，点点头问道：“我们走后，你们有把握脱险吗？”

王新培胸有成竹地说：“这次行动方案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您和李洪信同志又做了周密的安排，敌人不会看出破绽的。再说我没有暴露，有办法对付袁文会和郭运起，你们就放心走吧。”

陈公甫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是饭庄的厨师，是他们请来的，大不了吃上点嫌疑。没什么了不起的。”

曹国荣耐不住性子了，瓮声瓮气地说：“嫂子，兄弟背你走。”说着伏下身躯就将李园丽背在了身上。由王新培和陈公甫在前面引路，郝明和董小泉在后面保护，大个子曹国荣一只胳膊背着李园丽，另一只手提着把大镜面匣子枪走在中间。大家快步如飞出了书斋，下了假山。侯国悦带领十几名武工队员在山下接应。掩护众人离开袁文会公馆的后院，跨出后门。这时候，地下联络站负责人李洪信和武工队员韩振英化装成日本鬼子模样，早把一辆土黄色刑车开到后门外面等候着呢。曹国荣和董小泉先把李园丽安置在车内。车里面还备有十几套鬼子军服和一些武器枪支，郝明和侯国悦、曹国荣、董小泉等人，马上换上鬼子军服，戴上钢盔，束上皮带，挎上子弹盒、手榴弹和刺刀，蹬上大皮鞋，扎上绑腿，俨然是一群日本鬼子。

现在只有李园丽手无寸铁。她的手枪在被捕的时候失落了，她说：“也给我一件武器，一旦遇上情况也好应付。”

郝明说：“我这里有一支。”一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支崭新乌亮的左轮手枪递给李园丽，很兴奋地说：“这还是马奇洋的呢！”

李园丽听说是马奇洋的，两道秀丽的眉毛一挑，把枪接过去看了看，然后望着郝明相视一笑。

因为一提到北平行政委员会治安部的特务马奇洋，他们都自然而然地想起不久以前两个人在六国饭店扮演的那场滑稽戏。当

时，李园丽是接受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专去保护郝明的；而郝明却没有认出经过化装、变了仪容的李园丽，把她当做了日本特务。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袁文会为了抱马奇洋这根大旗杆，就做人情把《东亚晨报》女记者李园丽介绍给假扮马奇洋的郝明做为异性朋友。这件事正合乎李园丽的心意，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接近郝明，保证郝明和津郊武工队顺利地完爆炸鬼子新仓库、炸毁军火列车的任务。而郝明却因为在身边有这么一位日本特务而深感厌恶，恨不得一下把她甩开。两个人各怀戒心，一个就一个躲，闹得相当尴尬可笑。李园丽本想把这个秘密托盘告诉郝明，但理智告诉她，地下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纪律，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尚未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一旦被敌人识破就误了大事。所以，她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假戏真唱，只好以《东亚晨报》记者这一公开身份左右周旋，暗地里配合郝明进行工作。而郝明对这一切却完全蒙在鼓里。现在回想起来倒是一桩有趣的佳话。所以，一提起马奇洋来，两个人都不觉好笑。当下李园丽接枪在手，看了看，枪内还含着满轮子弹，不由满心喜悦。

大家告别了王新培、陈公甫、伍大爷等人，飞身跃上了汽车，径直奔芥园庙运河码头疾驶而去。

汽车从卢庄子开出来，顺着旭街向北飞奔。刚行至华北戏院门口，忽然听见由打卢庄子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郝明轻蔑地一笑，对正在驾驶汽车的韩振英说：“既然人家以礼相送，那我们只好劳驾啦！”队员们听了都发出了欢悦的笑声。

枪声越来越紧。前面来到了关银号卡子门。

郝明向韩振英做了一个手势。韩振英马上加大了油门，车速加快，带着一阵冷风擦着敌人岗哨的身边儿飞驰而过，吓得敌人连蹦带跳，向两边蹿出一丈多远。队员们看了都止不住暗笑。

因为他们开的是一辆日本刑车，车前面插着一面日本小旗，挡风玻璃上还贴着日军司令部颁发的特许通行证。这都是李洪信通过日本特务机关长米之一少将的翻译官邱维德事先搞到的。再加车上的人们全部穿着日本军服，而且大家还会说一些眼面前的日本话。特别是郝明、李洪信、侯国悦和韩振英，日本话说得相当流利。所以前面的一段路上，敌人的岗哨卡口和巡逻队都没有阻拦。可是汽车刚驶过关银号，全市紧急戒严的警报就响起来了。霎时，全市的日伪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各关隘卡口皆被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

韩振英是个非常机灵的小伙子，一来是他开车熟练，对天津市内的街巷路口了如指掌，二来是他曾经假扮过马奇洋的副官赵儒祥，开着汽车，跟随郝明在天津市内周旋了许久，使他锻炼出一个反应灵敏的头脑和一身勇敢克敌的本领。如今他一见戒严的警报响起来了，而且大批军警已经涌到街上了，他转了转眼珠儿，灵机一动，随手也把刑车上的警笛拉响了。警笛“嗷嗷”的怪叫，汽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般。那些执行戒严的敌人以为他们是追捕八路军武工队的，所以每到一处关卡哨口，一律开路放行，畅通无阻，他们很快就把汽车开到了芥园庙码头。

远处的枪声和警报器正在激烈地响着，同志们的心境却是无比豪迈和激动。此时，政委肖毅带领一部分武工队员早已把一只快船开到运河南岸等候多时了。大家见面，分外喜悦。急忙登船，起锚扬帆，直到船过了大、小稍直口，到了远离市区的地方，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一场紧张而特殊的战斗过去了。同志们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这时满天星斗，银河贯空，夜色茫茫，微风拂动，尽管远处还传来敌人戒严的稀疏的警报声和枪炮声，然而，那已经远远地被英雄们抛在后面了。同志们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笑容，心中都

有说不出的快乐。

肖毅政委为了让郝明和李园丽这对失散多年的夫妻说几句悄悄话，便向同志们做了个手势。于是大家都退出了船舱。郝明见大家都走了，舱里只有他和园丽，他傻呵呵地望着妻子只是笑，那憨劲儿就像当年在袁各庄的时候一样，腼腆地说不出话来。李园丽此时此刻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看着眼前的傻哥，不觉泪如雨下。在他们夫妻团圆之际，她很自然地想起了于芬。她取出她为于芬和郝明拍的那张合影，捧在脸上呜咽着痛哭起来。她的思绪立刻被拉回到半月以前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去。

那是在一天下午，李洪信把郝明和于芬要来天津的事情告诉了，并且说明郝明就是她要寻找的傻哥，要她配合郝明和于芬的行动。然而李洪信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郝明，那是担心郝明和于芬可能会由于处理不慎而被敌人发现。李园丽为此事思考了一夜，她想得很多。开始她想不顾党的纪律，见到郝明以后就开门见山地把事情挑明，可是后来她还是冷静下来，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冲动，她不仅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同时也还要考验一下那两位来访者。

我们所熟悉的那位漂亮的摩登女郎，《东亚晨报》最出风头的新闻记者李园丽小姐又着装上阵了。她那天穿的是一件银白色翔云纱半袖短旗袍，束着丰腴健美的腰肢，肉皮色长筒丝袜闪着柔和的光泽，再配上那双大高跟白缎子绣花鞋，真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啊！更惹人瞩目的是飘在脑后的那束大披肩飞机发，宛若一团闪光的乌云，看上去更显得风流飘逸，婀娜多姿。这身装束在当时上层女人中颇为时髦。不知底细的人，谁会想到她竟是我党一位出色的地下工作人员呢？她那一张圆脸，皮肤略微显得黑一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然美，薄薄地施了一些脂粉，显得分外秀丽端庄。两只大眼，黑白分明，活跳跳的，尤其在凝眸远望

的时候，就更妩媚动人。别有一番风韵的是，姑娘右脸颊靠近嘴角的地方，有一颗红珊瑚似的朱砂小痣，使这张脸更显得俏丽、帅气，而且还有些泼辣。蛾眉如剑，秀中藏锋，流露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神态。

李园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当她扮做贫穷妇女去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时候，就化名改叫尹兰了。那时她将取下镶在脸颊上的那颗朱砂小痣，要想认出来她就是李园丽小姐是很困难的。

那天傍晚，她戴着黑色托力克眼镜，挎着一架德国康太斯照相机，驾着一辆枣红色小汽车疾驶到运河码头，停在相距河边不远的地方。她拉开车窗，透过镜片向码头上望着。当她看见郝明挽着于芬的胳膊由船上踏过跳板走到岸上的时候，她的心忽然紧缩了一下，一阵头昏，身上冷森森的，但是，她马上又镇定下来，重新昂起头，注目望着那里。

郝明身体彪悍，风度潇洒，五尺开外身材，一对豹环眼，两道雁翅眉，脸上一团正气，浑身上下充满一派英雄气概，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眼上扣着一幅水晶石金边养目镜，身穿一件夏布大褂，淡灰色麻纺裤子，白袜青鞋。手腕上戴一块金壳手表，满面春风，风度翩翩，确实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她真想跑过去扑到他怀里喊一声傻哥，她又把目光转向于芬。

于芬也不再是戎装跃马、挥枪杀敌的巾帼英雄模样。她打扮得像一位风流艳丽、雍容华贵的阔太太。她身着一件紫玫瑰色闪缎半袖小开气长旗袍，肉皮色高筒洋丝袜，鸭蛋青绣花皮底缎鞋。手腕上戴一对很惹人注目的黄灿灿的面条式包金镯子，远远望去金光闪烁，灿烂夺目，手指上戴着一只赤金戒指。左右耳垂挂着一副玲珑剔透的金环翡翠耳坠，脖颈上佩戴着一挂珍珠项链，清秀而端正的面颊淡淡地施了些香粉，稍微揉了点胭脂，新烫过的乌黑油亮的波浪式秀发，别着一对芭兰花穗，李园丽似乎